英雄之心

■徐贵祥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一

钦州地面走了一遭，记住了几个人。

第一站到冯子材纪念馆，一幅尚且清晰的巨幅黑白照片很快锁定了我的目光——一个装扮怪异的老者，挺着笔直的腰板，两只手在身后握着一柄大刀，眉眼肃穆，目光深邃，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照片下方文字记载，此照摄于1885年，冯子材领命抗法。这一年，老将军68岁。在另外一些照片中，我们陆续了解到，冯子材是带着棺材上战场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抗法一线。

太让我们震撼了。这是什么境界，这是什么胸怀，这是什么精神？我们熟悉很多英雄，但是一个68岁带着棺材和儿子上战场的、决心以高龄之躯同外敌拼杀的英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紧接着，活动组织者又带领我们前往“三宣堂”，让我们见识了钦州的另一位清朝援越抗法的英雄刘永福。他是黑旗军首领，这个名字我曾经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见到过，没想到几十年后找到了英雄的故乡。冯子材和刘永福这两个钦州人，同样出身草根，初始为敌，继而化敌为友，最终携手在反侵略战场上，创造了晚清抵御外侮扬眉吐气的战争胜利。现代戏剧家田汉评价有言：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冯。

从钦州返回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想象着一百多年前的两位钦州人，心头不断地涌上各种问题。英雄为什么是英雄？英雄比我们寻常的人到底多了什么？英雄和英雄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带着这些疑问，我向钦州作家谢凤芹要来了几本书，其中有她创作的《国柱冯子材》《虎将刘永福》，还有一本《话说老钦州》，从字里行间寻觅英雄成长的足迹，洞悉英雄的内心世界，似乎明白了许多道理。

我记住的第三个钦州人，应该是书写钦州英雄的谢凤芹。

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谢凤芹的学历，不知道她的创作经历，不知道她的生活状况，但她的一句话让我怦然心动：“感觉不能让历史湮灭于尘埃，有一种自不量力的使命感。”

沏一杯清茶，坐下来看书。我随着谢凤芹勾勒的路线，在两路英雄的夹道欢迎中，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状况？1854年，一位传教士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述：“照我们看来……中国在道德、社会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吸食鸦片的流毒，磨灭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每次看到这段文字，我的心里就涌起一阵难以名状的滋味，但是结合两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我们似乎又找不出驳斥这种说法的有力论据。他还有一句话，“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茫然和沮丧”。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绝望态度的。是的，当时的中国，确实一片黑暗，我们可以茫然和沮丧，但是不能绝望，不能就此沉沦，任人宰割。中国有着深厚的英雄文化，家国天下的情怀不仅活跃在知识分子的血液里，也渗透在普通百姓的心中。

不在沉默中死亡，便在沉默中爆发。当绝望将中国人逼到死角，英雄就会挺身而出。后来发生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一再表明，中国人不会永远茫然和沮丧。事实上，即便是在茫茫长夜之中，中国人也从来没有放弃寻求希望的光芒，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在千万个黑暗中摸索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当中，冯子材和刘永福是十分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位。

二

冯子材出身贫苦，习武行侠，开设镖局，然后应征入伍，走上了正统的从军道路，一路建功立业，前半生为朝廷扫荡“匪患”、镇压农民起义，走的是顺风顺水的路线。这个“顺”，既可以看成是顺利的顺，也可以理解为顺民、顺从的顺。一句话说到底，冯子材对于当时的政治并没有彻底绝望，他大约是希望通过改良政治来改变国家状况。

同样出身贫寒的刘永福，走的却是另一条路线。少年落草为寇，然后是天地会、太平军，最后在越南扯起了黑旗军的旗帜，一条叛道走了几十年。同冯子材一样，刘永福的心里也揣着“自不量力的使命感”，然而，他却对于晚清政治彻底不信任了，当然他也不可能被那个腐败昏聩的政权接受，从而使他和他的战友们建立了另一种自信：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不行了就推倒重来。

一个“顺”，一个“叛”，水火不容，这就决定了这两个人是见面就要厮杀个你死我活的天敌。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呢？要感谢谢凤芹的一双慧眼，她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细细梳理，从无数次对垒拼杀的背后洞悉英雄精神世界的明与暗，从残酷的血雨腥风中体察这两个铁血人物心中最柔弱的一面。这是中国战争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是人性深处一缕绚丽的光芒。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冯子材班师回到广东，并于这年任广西提督，前程蒸蒸日上。与之相反，刘永福则进入人生最灰暗的时期，东奔西逃，四海为家。但是，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战争形势把刘永福逼到了绝境，同时，在绝境中生存下来的生命更加顽强。经过10年征战，刘永福已经成为广西最大一支农民军的第三首领，并组建了自己的嫡系部队黑旗军。

冯子材到了广西，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围剿农民军，最强硬的敌人就是刘永福。也许从一开始，冯子材就没有把刘永福当作死敌，也许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他不应该把刘永福作为死敌。也许，前方有一道隐约的光引领着他，让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化妆成伙夫潜入刘永福军中，试图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刘永福归顺。没想到的是，刘永福态度强硬，绝不妥协，义正词严驳斥了冯子材。只是，刘永福并没有借机杀掉冯子材，而是以“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名义让他赶快滚蛋。

正是这次会面，让冯子材对刘永福刮目相看，冯子材不仅欣赏刘永福的军事才干，同时也对其行侠仗义和忧国忧民的情怀高看一眼。虽然各为其主，但是人格的魅力还是照亮了彼此。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英雄相惜的情怀，使得冯子材和刘永福有了心灵的默契。打打杀杀几十年，刘永福没有被冯子材剿灭，还曾经帮助冯子材除掉了同法寇勾结的汉奸黄崇英。

数年后，冯子材因为官场腐败，几经沉浮，最终辞职。已经失去官职的冯子材同仍然占山为王的刘永福终于拉近了距离，并且结为儿女亲家。

故事并没有结束。

1882年，法军在全面占领越南南方后，向北方进军，企图以越南北方为跳板，进攻中国。而在此之前，刘永福率领的中国民间武装，在罗池与法军一战，击杀司令官安邺。一方面，是朝廷给了刘永福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利益召唤，刘永福终于接受改编，率部抗战，在纸桥以诱敌之计杀了法军海军分舰司令李威利和他所率的大部分法军，接着又在左育给法军重创，并在法军必经之路大草摊火烧增援法军。

在民族战争中，刘永福似乎比冯子材更为激进。当然，仅以刘永福的力量，同法军抗衡，未免势单力薄。情急之下，清廷重新启用冯子材，令其在钦州紧急招募5000兵勇到广西边关抗敌。

在冯子材纪念馆，我看到了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在朝廷决定启用冯子材的时候，李鸿章嘲笑冯子材“四不能战”：一、人老体衰，力不从心，不能战；二、腹中无墨，胸无韬略，不能战；三、兵械简陋，杀伤力弱，不能战；四、新募兵嫩，训练无就，不能战。冯子材不甘示弱，致函力挺他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兵部尚书彭玉麟，慷慨激昂地表态“四能战”：一、人老节坚，久经沙场，能战；二、胸存正义，腹有远谋，能战；三、赤胆忠心，保土安民，能战；四、众志成城，牛犊驱虎，能战。这个“答词”并不十分精彩，还有点牵强附会，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爱国老将的拳拳之心。

历史之手，再次将冯子材和刘永福这两位出身不同、经历不同的钦州籍英雄推到同一个战场上。不过，这一次不是围剿与反围剿，而是并肩携手，一致对外。或许，这才是两位英雄内心一直期许的战争，这才是让他们看见了光明和希望的战争，这才是他们发自肺腑可以以命相许的战争。正是爱国情怀，使他们消除了所有的隔阂、化解了所有的个人恩怨，神清气爽地走向了反侵略战争，并联手取得了反侵略战争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胜利。

1885年3月，68岁的冯子材带着棺材和两个儿子，抵达前线。在镇南关战役中，冯子材的三儿子冯相荣、五儿子冯相华均担任中军管带，统率的部队作为第一梯队冲入法军阵营。冯氏父子身先士卒，对部队鼓舞很大，将士们众志成城，反守为攻。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冯子材挥舞大刀，跳出战壕，率部潮水般涌向法军。战斗前一阶段，法军被击溃，死伤1700多人，总司令仓皇逃跑，又被击伤。冯部乘胜追击，直下十多座法军基地，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谅山大捷。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镇南关战役，刘永福在另一个战场上攻打临洮之敌，歼敌2000多人，连续收复广威府、不拔县等地，偷袭宣光法军，使法军指挥官的神经高度紧张，风声鹤唳。冯子材接到刘永福派人送来的捷报，非常振奋，大呼：好汉刘永福！从水火不容的宿敌到生死之交的盟友，这二人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也经历了太多的曲折。最终，是国家利益驱散了笼罩在他们头上的迷雾，使彼此看清了对方的英雄本色。

战后，在广西没人肯接受刘永福的情况下，冯子材主动邀请刘永福到钦州任职，称为“二虎把水”，共同守护北部湾。后来因为张之洞爱才，在广东南澳给刘永福安排了总兵之职，刘永福这才到广东任职。直到再晚一些时候，二人同回钦州定居。我在参观冯子材纪念馆和刘永福的三宣堂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是邯郸的回车巷。想象两位民族英雄同居一城的晚年生活，一定充满戏剧色彩。尽管这二人还有戒备、猜疑和明争暗斗，但是，他们之间的战争从此结束了，因为他们不再是敌人。

三

冯子材和刘永福的故事固然让我感慨，同时，我也为当代一位普通作家的劳动而欣慰。她的感觉也是我的感觉——“不能让历史湮灭于尘埃”，她的使命感也是我的使命感——尽管我们一样，都是自不量力。可是，我们不能一味地“迷茫和沮丧”，我们必须在这“迷茫和沮丧”之后，找到我们大有作为的地方。

谢凤芹笔下的英雄是活生生的，是近距离的。这不仅得益于她深厚的文学功底、无微不至的观察能力和叙事结构的引人入胜，更得益于她对历史资料的深刻洞见和精准把握。

所谓英雄，就是那些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走向胜利、走向光明的人。还有一类英雄，就是那些明知自不量力、明知微不足道，但是仍然义无反顾继续努力的人。英雄有大英雄，也有小英雄，有彪炳史册的英雄，也有默默无闻的英雄。事实上，只要我们有一颗英雄的心，有英雄理想，有英雄追求，每个人就都可以成为英雄。给我们一片施展理想的天地，我们就是英雄，包括谢凤芹和许多的谢凤芹们。

陋室记

■钟法权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2018年7月初，我第一次踏上来凤的土地，来到了因一条酉水河而被著名作家沈从文大加赞美的来凤。当然我到来凤，不是为了欣赏沈从文笔下神奇美妙的酉水河，而是为了去见我将要采写的《藏功者》中的老英雄张富清。

那天下午，刚好雨过天晴，高高的蓝天下，火红的霞光映红了翔凤山下的半边坡。我迎着七色的彩霞，走进了张富清居住了30余年的建行小院。

这是一个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建设银行宿舍院。站在楼下，举目四望，虽然房子显得陈旧，但大多数人家力所能及地进行了装修，基本上都将普通的钢筋防盗网换成了不锈钢防盗网，唯有住在二楼的一户人家，还是过去原始的钢筋防盗网，经过30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早已锈迹斑斑。这套至今保持着原初面貌的住宅，就是张富清的家。

楼房没有电梯，步行到二楼，那扇陈旧的木门上方悬挂着“光荣之家”，这是张富清家有别于其他住户的鲜明标志。

房子里的地板，不是瓷砖，也不是木地板，还是最早的水磨石地板；桌子椅子柜子凳子都是木头的，从样式上看，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品，无不默默诉说着岁月；沙发是人造革的，光滑发硬；客厅比乒乓球桌大不了多少，一张双人沙发，一个电视柜，一台20英寸的电视机。双人沙发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匾，一米见长，20厘米宽，中间是草书的“寿”字，右边是寿桃，左边写着：“心宽益寿，德高延年”。两室一小厅的房子，虽然面积小，可屋子里不仅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摆放得井井有条。靠南面有两间房子，一间为张富清夫妇居住，一间为大女儿张建珍居住。

张富清与老伴孙玉兰居住的卧室也就十平方米左右，虽然被床、柜子、桌子、沙发等各种家具摆满，可是因为摆放得有序，并不显杂乱。一张老式的双人床靠墙摆在房子一侧的中央，两边放着床头柜；进门右侧一面的墙边摆着一个衣柜、一个矮柜；临窗的床头柜上，摆放着大儿子张建国与儿媳严义芳结婚时购买的凤凰牌收录机，大儿子淘汰后被张富清拿回了家当宝贝一样收藏着，收录机上用一块防尘的红布精心地遮盖着；在收录机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两个四四方方的玻璃相框，相框里装满了一家人40余张年代不同、大小各异的照片。两个相框里时间最早的一张，是1953年7月张富清在北京照相馆照的一张穿军装的半身照，时间最近的是2017年1月28日照的全家福，上面共有17人，年龄最大的是当年92岁的张富清，年龄最小的是他不到一周岁的重孙。窗前摆着的是一张老旧的桌子，上面摆满了书籍，还有一个用了将近50年的搪瓷茶缸、两本新华字典，字典封面均已发黑，看不出当年出版的颜色。张富清说：“两本字典一本是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买的，四角号码字典是在武汉上学时买的。两本字典是我的老师，是它们教会了我认字，让我由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变成了可以读书看报的识字人。”

书桌一旁的窗下放着一个单人沙发，那是张富清看报读书时坐的。沙发一旁的墙角处，放着张富清常用的助步器和义肢。

如此简陋！这就是一个战功卓著的老英雄的家吗？站在张富清的家里，眼前的一切颠覆着我的想象，让我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在那两居室的房间里，无论是漆面斑驳的木家具，还是掉了瓷的搪瓷缸；无论是陈旧变色的四角号码字典，还是那些浓缩着暖暖亲情的老照片，无不是张富清平凡普通而又坚守初心的人生浓缩。从每一件物品中，都能追寻到张富清的奋斗轨迹，都能窥见他朴素勤俭的生活境况。在一些人眼里，它们是过时的、陈旧的，可它们的存在正是一个共产党人清贫生活的真实写照，折射出主人崇高而又朴实的精神世界。从保持共产党员初心的角度去理解、去衡量、去界定，这些物品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位资深媒体记者在看了张富清的“陋室”后，感慨万千地在微信中写道：如果让那些贪得无厌的贪官们来看一看，他们一定会醍醐灌顶，对自己过去的贪婪产生万分的羞愧；如果让那些信仰上的迷茫者来看一看，他们会猛然醒悟，张富清永葆共产党人初心的生活，会像一缕阳光照亮他们的内心世界；如果让那些挥金如土的富贾来看一看，一张床、一床被、一张桌、一盏灯，其中同样可以有乾坤、有追求、有向往、有幸福，他们一定会对自己奢华的生活进行再思考，为自己永不满足的欲望找到治愈良方而欣慰。

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写过一篇流芳千古的《陋室铭》，其中一句是这样说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张富清不一定知道刘禹锡，也不一定知道这句话，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知道“陋室”对于一个共产党人的意义。他30余年住在“陋室”里，从来没有抱怨过房子旧、房子小、房屋没有电梯，即使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有人提出给他建别墅，或给他换好一点的房子，他也没有动过心。他觉得在“陋室”住了几十年，与房子有了感情，“没有感到哪儿不好”。

其实，人活的就是一种心态。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家有黄金万两，不过一日三餐；家有良田万顷，只不过睡三尺宽的床。张富清住了30余载的陋室，安享平淡俭朴的生活，是一种境界，一种修为，一种觉悟。

最亮的眼睛

■晏 良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冬雪一场盖过一场，冻住了高山流水，却挡不住他俩前进的脚步。

前行探路的是下士哨长青超亚，负责殿后的是下士哨兵何建江，二人巡防之地位于西藏边关，以海拔命名：5010.4观察哨。

“山巅上有两个顶天立地的哨兵／他们牵手在风雪中同行／两双眼睛如雷达日夜搜寻／春夏秋冬守望和平……”这首小诗，写的就是两位高原人的戍边即景。

“瞧，经过两个热血青年加温铺路，太阳终于出来了。”清晨，一向乐观的青超亚见到久违的旭日，幽默地说。说完，他俯视脚底的金色云海，转头提醒何建江，站岗时把雨衣带上。

在这天气预报都会失灵的大风口上，清晨偶尔会有片刻安宁，他俩能享受一下短暂的日光浴。更多时候，二人只能雪中挺立战狂风，或是雾里放歌吼太阳。

果然，刚刚还洁净的晴空，立刻就被肆虐的风雪搅得混沌不开。何建江挥拳过顶，使劲捶打几下，似乎想把天空砸个窟窿，将太阳放出来。当然，这是徒劳无功的。两名哨兵的眼前很快上演东坡词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通常，遇到恶劣天候应当“避避风头”，再说观察哨的户外根本不适宜活动。可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他俩不满足于观察室得来的数据，依旧走向风口山巅，寻找最佳观察点位。

选准制高点后，两人带上望远镜和工兵锹，铲出通天雪路，建立移动观察哨。来到目的地，二人顾不上休息，立刻投入执勤。甭看临时观察点简陋无名，可它是祖国的末梢神经，连着家国安宁。

正因责任重大，青超亚不敢有片刻松懈。何建江刚上观察哨那晚，想当然地以为风大雪狂会令坏人望而却步，出现意外的概率很低。听了这话，青超亚扯开嗓门说道：“守边怎能赌运气，军人的字典里没有‘侥幸’一词，越是恶劣天气，越要提高警惕。”

听到屋外山风怒号，恰似鬼哭狼嚎，何建江又口无遮拦：“这是什么鬼地方？”说完，看了一眼班长，何建江意识到自己言语不当，立刻用手捂住嘴巴。

眼前的举动让青超亚又好气又好笑，他诙谐地说：“这个鬼地方，就是咱俩建功立业的好地方。”

怀着干一番事业的目标，青超亚选择笑对艰苦，相处时间长了，他的坚毅和浪漫深深感染了何建江。

有一天晚上，风雪像盗贼一样把防区洗劫一空，就连墙上的钟表都未能幸免。

“没有报时器材，咋办？”何建江故作紧张。

青超亚的嘴角微微一笑：“我可以为你报时。月亮已爬到山顶，差不多零点了。”青超亚蛮有把握地说。

真的很准——何建江抬腕看表，时间误差不超过5分钟。

坚守离天最近的哨点进入第3个年头，细心的青超亚不仅能精准读懂“月亮刻度”，就连防区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一夜冬雪过后，观察哨对面的山体出现雪崩。这次自然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可青超亚格外关注，他发现有个水坑已被填平，于是取出地图，标记备注。

“建江，看到那个‘老虎嘴’没？”青超亚指着远方面目狰狞的山体说，“咱俩以后判断方位，就以它为参照物。”

说完之后，恢复沉默。坚守雪海孤岛，他俩早已没有新鲜话题，彼此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时相视苦笑，有时点头致意，有时击掌互励……总之，就是很少有语言上的交流。

这里是不折不扣的“无人区”，陪伴哨兵的都是“快客”——掠过头顶的飞鸟、四处流窜的寒风、到手即化的雪花……有时，他俩会向鸟儿发出邀请，直呼“下来玩会儿”；会请寒风给家人捎上祝福，高喊“节日愉快”；会堆个雪人陪同站岗，取名“高冷无言”。

上级想出妙招，帮他俩排解寂寞。冬囤时，战友们四处搜集，凑了一本“笑话大全”，让两人每天翻上几页，开口一乐。还采购几朵塑料花送到哨点，以假乱真，抱花迎春。

岁月是个神偷，没过多久，就偷走了他俩的新鲜感和兴奋点。这也难怪，一个笑话看上几遍，一朵假花嗅上几回，难免会有“审美疲劳”。二人盼望具备生命特征、有嘴有脚的稀客到来。

狼群的出现，没有任何征兆。某天晚上，户外发出怪异声响，放眼望去，窗外出现一排寒光闪闪的绿眼睛。“哨长，我被包围了，请求支援。”何建江的话语看似轻松，其实他的牙齿咬得铁紧。“别怕，我来也。”青超亚手持菜刀和面具，拍马赶到。

他俩有过智退狗熊、雪豹的刺激经历，所以面对狼群并不畏惧。二人戴上猛兽面具，哨点变成狮虎园，“虎啸”几声，配上强光手电照射，狼群知难而退。后来才知道，在观察哨“走空”后，狼群去了最近的村庄，咬死了几头羊。

晨雪将夜幕“洗白”，新的一天来临。两个戍边人昂首上岗。

入冬后，气温持续走低，雪径覆上冰层，青超亚脚底打滑，摔在地上。何建江把责任怪到“该死的路”上。青超亚幽默自嘲，“不是路不平，而是人不行。”言罢，他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迎着风雨，他大声唱起自己喜欢的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年年岁岁，暮暮朝朝。两名追梦哨兵战天斗地，演绎了无数戍边传奇。战友们服气地说，有超亚和建江镇守的观察哨，是祖国最亮的眼睛。

和平使者（中国画） 王利军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第4713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2时45分 印完4时00分